

# 没什么要紧

翻开《没什么要紧》

走进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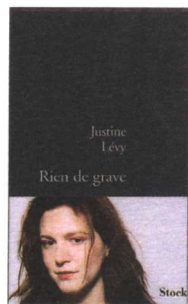
荣获“奖励智慧作品”的沃德维尔文学奖

连续28周高居法国FNAC书店超级畅销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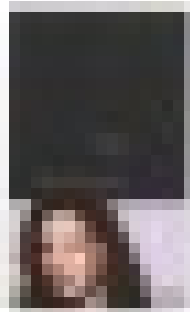
Justine-Lévy  
Traduit par Yu Zhongxian

[法] 朱丝蒂娜·莱维 著  
余中先 译

Rien de grave



漓江出版社



Justine-Lévy  
Traduit par Yu Zhongxian

[法] 朱丝蒂娜·莱维 著  
余中先 译

Rien de grave

没什么要紧

◆ 漓江出版社

桂图登字：20-2004-124  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什么要紧/(法) 莱维著；余中先译。—桂林：漓江出版社，  
2005.8

ISBN 7-5407-3495-7

I.没… II.①莱…②余… III.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 
IV.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01806号

Rien de grave par Justine Lévy

©Editions Stock 2003

### 没什么要紧

(法) 朱丝蒂娜·莱维 著 余中先 译

责任编辑：金龙格 美术编辑：罗云

责任校对：徐明 田芳 责任监印：唐慧群

出版人：李元君

出版发行：漓江出版社

社址：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：541002

电话：0773-2821573 2863978 (发行部) 2862090 (邮购)

传真：0773-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http: //www.Lijiang-pub.com

---

印制：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×1230

字数：120千字 印张：5.25

版次：2005年9月第1版 印次：200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7-5407-3495-7/I·2048

定价：16.00元

---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# 目 录

1 那一天，我并不忧伤。我的奶奶死了，但我内心中是那么肿胀、绝望和幻灭，以至于我并不忧伤，我并没有哭。

2 必须幸福得无与伦比，才能忍受忧愁，幸福得无与伦比或者勇敢得无与伦比，而我，我并不算太勇敢，因此我非常非常不幸。

3 倒是我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是我成天地骂骂咧咧，莫名其妙地发火，诅咒整个地球，抱怨它让所有的不幸都落到我的头上。

4 “不会。我爱你。”

“说这些根本就没用，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句话。而我，我不爱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爱你，我永远也不会再爱任何人。”

5 我们不再是孩子了，而我们却像孩子那样相爱，你踢我一脚，我打你一拳，垫子扔来枕头飞去，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，我恨孩子们，我恨爱情……

6 当我们还相爱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有一天你会离开我的。这让我笑了起来，这很荒唐，我回答说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会的，你将会离开我，你将会离开我，因为你是一个女王，而我是个屁股沉得要命的懒汉……

7 一切都在我周围旋转着，而我的脑袋也跟着它们在旋转，我并不在犹豫之中，我并不在苛求中或在梦幻中或在拒绝中，我是在虚空中，不是梦游不是幽灵，不，仅仅是虚空，飘荡着……

8 被人安慰毕竟是很惬意的，美好的童年，孩子们并不用选择，别人为他们选择，孩子们并不被背离，被欺骗，被抛弃，他们只是被责备……

9 我们那时还不到二十岁，我们彼此相爱但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，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我们将经历痛苦，意味着我们将哭泣将互相争斗将彼此伤害将巴不得死去……

10 爸爸教会了我奋斗，爸爸，自从我十二岁以来，就总是在对我说，千万不要把爱情放在别人的操纵台上，绝不要附属于一个男人，绝不要附属于任何一个人，不然就要大祸临头……

11 每一次服下药片，直到下一次，我都会感觉自己轻松了一些，我的坏习惯，我的逃逸，我的拒绝，我的脆弱，我

的懒惰，我的懦弱都减轻了……

12 安非他命为我打开然后又为我关闭世界的一道道门，我跟过去一样，重新开始踮着脚尖前进，一边请求别人原谅自己，一边始终感到在妨碍别人，始终害怕会说蠢话，始终害怕阿德里安会离开我。

13 露易丝，你抽烟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不觉得这样很丑陋吗？很愚蠢吗？抽烟的女人，喝醉酒的女人，你知道，就谈不上性感了。

14 天色已晚，他已走了，他给我留了一张小字条在床上，写得很亲切，充满了爱，一张使我产生渴望要最终拥抱他的小小字条，一张跟那时候那么像的小小字条，那时候我们还能彼此说话，我们彼此了解，我还没有染上毒瘾，而他则还没有那么虚荣。

15 我并不觉得自己是离了婚的人，我感到自己成了寡妇，成了这个男人的遗孀，这个不想要我们曾共同孕育的孩子的男人的遗孀。他想要的不是这一个孩子。他是不想跟我一起要孩子。他对我说我的小熊，你是我的小熊，但是这孩子他并不想要，我们共同孕育了他再共同杀死他，我们共同做的一切都死了。

16 我渴望把你紧紧地抱在怀中，我从桌子上探过身子

把你紧紧地抱在怀中，从你的咖啡上和我的啤酒上，是的，这一次，我有些为难。

17 没有时间，他说，我们没有时间为难，没有时间忧伤，也没有时间害怕，危险已经过去，你看到了，我们脱险了，我们过去了，我们只有彼此相爱彼此亲吻的时间。

18 阿德里安不想要孩子。还不到时候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，他说，有的是时间。有的是什么时间？有时间不再彼此相爱，有时间彼此分手，有时间彼此分离，有时间跟另一个女人生这个孩子，有时间给他起一个我们曾一起选好的名字。

19 我怕得要命，我对巴勃罗说。我又紧紧地靠在他的身上。他便把我搂得紧紧的。我很喜欢他就这样把我紧紧地搂着靠在他身上。

20 最终，生活是一篇草稿。每个故事都是下一个故事的草稿，人们涂改来，涂改去，当弄得几乎干干净净没有了什么差错时，就结束了，人们就只有离开了，正因为如此生活才是长久的。



# 1

那一天，我并不忧伤。我的奶奶死了，但我内心中是那么肿胀、绝望和幻灭，以至于我并不忧伤，我并没有哭。

我穿着牛仔裤出席了奶奶的葬礼。我没料到这会引起他们如此的震惊，我想人们不会注意什么的，她应该不会注意到的。我穿衣服的时候，脑子打岔想了别的事，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事了，我的奶奶没有死，他们不会埋葬了我的奶奶，我给我的奶奶去电话，就这样。

葬礼之后，有人组织了一个庆典，说庆典是用词不当，我不知道用哪一个词比较合适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我对他说快走，快走，但去哪里，我不知道，比如说炉灶街，去我的办公室。我逃脱了，我不愿参加这一庆典，我从来就不喜欢庆典，我年纪更小的时候，十三岁，十四岁，那时光，我既不跟爸爸也不跟妈妈住在一起，我跟她住在一起，我的奶奶，她迫使我出门，去参加小年轻们热闹的聚会、晚会，她借我裙子穿。有一些老奶奶逼着自己的孙女去上学，或吃干净盘子中的食物，而我，我的奶奶逼着我去参加热闹的聚会。

我有一颗青春痘，我为此唉声叹气。这要命的青春痘，对我来说，简直就是世界末日。我仿佛觉得自己只是一颗痘，一颗巨大的痘，什么痘？奶奶看都不看我一眼就问我，哪儿有

啊？在这儿呢，鼻子上，鼻子上又长了第二个鼻子！哦不，这没什么，这根本就没什么，这甚至还很可爱，别人还以为是个美人痣呢。我拒绝美人痣（鼻子上长一颗美人痣，亏你想得出来），她说通了我去参加聚会，她为我化妆，把我乔装打扮成她，或者改扮成妈妈，我不知道，眼睛像煤炭，嘴巴像樱桃，睫毛上来一点闪光的亮彩，真的，别人就看不出痘痘来了。我很高兴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我不是她，不完全是，但我是另一个人，我对自己几乎可以说是很满意，但是，我还是在汽车里哭了，我是那么害怕，那么羞耻，化的妆都快要哭坏了，我将不会长久地维护幻象，午夜之前的灰姑娘<sup>①</sup>，我将一无是处，既愚蠢又丑陋，这一次，所有人都会明白。那一天，在出租车里，我没有哭。我对自己说，我不去参加庆典。我的奶奶死了，我曾有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奶奶，但她死了，而我没有哭。

我的电话响过了，我记得。来电号码不显示，肯定是阿德里安，或者是妈妈，妈妈总是出现得不是时候，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急事，她比我还更离谱。兴许她哭了，她，我心里想。她很喜欢她，这是她跟爸爸之间的最后纽带，兴许，她给我来电话，是打算跟我一起哭上一场。但是，我一点儿都不想要那样，我什么都不想，真的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想要一支香烟，啊，可是我已经正在抽一支香烟了，无论如何，她会给我留言的：宝贝，宝贝，你在吗？以前，跟阿德里安在一起时，我们常常在电话留言带上用两种声音一起说，每人说一个词，或每人说一句，或同时说同一句话，我们是那么高兴在一起，高兴

---

<sup>①</sup> 在西方童话故事《灰姑娘》中，仙女施魔法把灰姑娘变成了穿水晶鞋的公主，但幻象只能维持在午夜之前，一旦午夜的钟声响起，一切就将变为原先的样子。

并自豪，两个为他们美丽的爱情而高兴并自豪的傻瓜，啊，我们要给他们显示，啊，他们将看到，啊，我们要叫他们把我们伟大的爱情挂在嘴边，我们傲慢而又太阳般灿烂的爱情，这一双脑袋的躯体，这一双身子的灵魂，或者他胳肢我他让我笑，或者我们说蠢话，我们的父亲都责备我们，那是什么呀，这样的留言，你们毕竟已经不再是孩子了，太不认真了！不，这很认真的，我们很认真地相爱，很长时间以来，我们就不再是孩子了，我们极其认真地相爱。

123，我还是查听了电话留言。确实有妈妈，还有爸爸，加布里埃尔，然后，在存了档的留言中，一段她的留言，我奶奶的，她的嗓音来自那么远的地方，我几乎听不出来，喂喂，我的小宝宝露，对她来说，我永远都是她的小宝宝露，那是她的嗓音，在那里，在我的耳畔，她死了，但她的嗓音还在，平静温和，悦耳动人，喂，喂，她从她那台红颜色的小电话机中叫唤我，她那么喜欢红颜色，她那辆车顶可折叠的红色小汽车，她卫生间的红色割绒地毯，她红色的滑雪服，当我想作假冒充时，她还借给了我呢。我耳畔响着的，是她的嗓音，一切还是那么的像，在喂的一声后，稍稍一阵停顿，讽刺的语气，说到我的小宝宝露，而她已经是那么的虚弱，已经走上了死亡之路，然而，我没有哭。我没有哭，但某种东西在我的心中涌动，一种揪心，一种剧烈的心跳，就像跑得太快之后，我心里说我不该听我的电话留言，但是我始终没有哭。

当阿德里安离开我时，她对我说这一下可轻松了。我被甩了个粉身碎骨，体无完肤。电话铃响，是她，她对我说这一下可轻松了，他这小伙子对你不合适，那是一个摆设，一个折腾鬼。一个折腾鬼？一个折腾什么的？一个折腾虚空的人，舞动胳膊，在空中扑腾，就这样，你瞧，这就是当那个折腾鬼离开

我时我奶奶对我说的话。在墓地中，我有些神经失常，过于心碎而没有哭，没有反应，没有灵魂，还穿着牛仔裤，我奶奶喜欢牛仔裤，她觉得那样包着屁股很好看，她就总是穿着牛仔裤，她认为，配上很精巧的鞋子的话，那甚至会显得相当潇洒。我穿的鞋子相当丑陋，因此我不会太潇洒，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，既然她都不在那里了，再没有人会用她笑嘻嘻的语调，那么灿烂明亮地对我说：露易丝，你瞧你有多么潇洒！

这可不像阿德里安那样，他扑过来，他扑到我身上，像一粒豌豆那样弹跳起来，跳到密集而又警觉的人群之外，我们已经有多日子没见面了，多少日子，六个月，选择这个时候，这个地点，他本该提前告诉我的，他本该不会来的，他心里很明白，他知道，我痛恨突如其来的震惊。无论如何，我是太麻痹了，不愿意挨什么震惊，他扑到我身上，眼睛红红的，脸上的线条扭曲了，乱七八糟的，很是恐怖，他的下巴很奇怪地运动着，像是一种肌肉抽搐，或是在打一个饱嗝，他说我的宝贝我的爱我的小熊，就抱着我哭开了，双手乱拧着，他的手稍稍有些短，瞧，关节有些发紫，某个别人的手。他戴了一块很大的表，俗里俗气的，是那些重要人物戴的那种，以前，我们曾一起嘲笑过那样的人，那时候，我们还相爱，我们就像两个连体的双胞胎那样，形影不离，甚至都用不着彼此解释是为什么，就狠狠地嘲笑起别人来，他戴了一块很贵的手表，它在说我有好多钱但没有很多时间，然而，你瞧，我还是来了，参加你奶奶的葬礼。

他一脸满意的样子，满意他的手表，满意来到了那里，尤其是满意自己哭了，满意自己向人们显露出他来了，并且他哭了。兴许，早晨，他还面对他的镜子，研究了一番他那个下巴上的新动作。兴许他还向波拉，他生活中的那位新女人，做了

一下检测。一种折腾出来的忧愁，在由他把我紧紧抱住的同时，我心里这样说，就像我的奶奶会说的那样。然后，当他松开时（我没有回应他的拥抱，我任由我的胳膊在他衣服的两侧晃动，这衣服，行吗？在出发之前，他肯定这样地问了波拉），我感到我的脖子已经被他的眼泪濡湿了，啧啧。他细细地打量着我，从头看到脚，又从脚看到头，眼神中混杂了怀疑和责备：我的牛仔裤，没错，肯定是它。

那一天，我并不忧伤。我的奶奶死了，但我内心中是那么肿胀、绝望和幻灭，以至于我并不忧伤，我并没有哭。我的周围，一堆堆的人我都不认识，忧伤的一堆堆人，他们脸上的表情说明，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那里，为什么心中悲哀，他们很可能来自远方，马赛、马德里、特拉维夫、纽约，他们是她的家人，我的家人，他们都爱她，对我也一样，他们看来也很爱我，向我问候，给我劝慰，她曾是那么无与伦比，假如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，请你直言，千万不要犹豫。而我父亲，我父亲的忧伤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忧伤成这样，我从来没有明白过，我父亲也是一个儿子，但是，他是怎么做的呢，他，要哭？他是不是发现了，他的女儿，在他的身边，没有哭？或许，他哭得太凶了，没有发现我并没有在哭？他们都在哭。而他们全都来到我面前。他们全都对我说着话，或友好或笨拙或温柔的话。而我，我在想，闭嘴，你们都给我闭嘴，我都没哭，你们为什么要哭，我使劲地低着脑袋，我用我篮球鞋的鞋尖在沙土上画图形，圆圈，心形，方块，我感到自己是个罪人，在那里没有哭而有罪，穿着牛仔裤有罪，被一个家伙给甩了并且还活着并且还穿着牛仔裤并且没有哭而有罪。我想到死了死了死了，她已经死了咽气了过世了安息了死了死了死了，而这对我毫无作用。该死的生活。好一种肮脏的爱之忧伤，得了

吧！我又成为了一个铁石心肠的小小姑娘，恶狠狠地瞧着友善的人们，她在她奶奶的葬礼上甚至都没有哭。

平常，我很容易哭。我会为一点点小事无缘无故地哭。当我跌跤当我牙疼当别人挤了我，当我害怕了，当我太累了，当我想叫别人别烦我，何况我真的希望那样，想叫别人别烦我，想叫我的手机别再响。他们想必要问我在干什么。在墓地之后没有人看见她吗？她是那么的忧伤，可怜的小露易丝。她肯定跑去藏起来了，想一个人偷偷哭个够。

那是什么时候，我最后一次哭？是不是在我们家附近的咖啡馆中，当我点了一份鞑靼人式煎牛排后，我突然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带钱，而我什么都不敢说，于是，只有偷偷跑掉，而自从那天之后，我每天回家都不敢从那里路过，迫使自己莫名其妙地绕远路；还是当我在公共汽车站后面，给广告画中一位两米来高的波拉画上了一把小胡子时，一个老奶奶要把我当作轻罪犯抓起来；还是当我想摘下戒指时我的手指头竟然肿起来，于是我不得不把戒指给锯断？不，那时候，我同样没有哭。被甩掉，被扔下，被抛弃，震撼已经把我切尔诺贝利<sup>①</sup>化了。甚至可能是因为这个，我平静地离开了那家小酒馆，并故意紧紧地挤压自己的手指头：为了哭，为了感觉有哭的欲望，有温乎乎的、宽慰人的眼泪落下。

我的奶奶死了。那一天，我真的想有那么一点点哭的欲望，那么一点点相信自己会哭的欲望，但是没有，我已经失去了眼泪，就像一些人失去了视力和说话能力。

---

① 切尔诺贝利是乌克兰的一个地方，那里的核电站曾在1986年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事故。

## 2

必须幸福得无与伦比，才能忍受忧愁，幸福得无与伦比或者勇敢得无与伦比，而我，我并不算太勇敢，因此我非常非常不幸。

这天早晨，妈妈光秃秃的小脑袋，出现在我位于波拿巴街的房间半开半闭的门口。瘙痒奔掠过她的一条胳膊。她的一条胳膊体积大了一倍，她一边用准确的、有意识的动作按摩着它，一边很高兴看着我们醒来，巴勃罗和我。我要牧场牌乳霜，有一天她对我说，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乳霜。于是，我用她的信用卡，在互联网上为她订购了牧场牌乳霜。含有鲟鱼鱼子酱成份的乳霜，格外提神的复方乳霜，含维生素 C 绵羊胎盘新鲜细胞三甲羟基酸的乳霜。太棒了，我的宝贝，太棒了，她说。但是好几天过去了，她一直就没再向我提起过，有一天我特地翻了她的化妆包，想知道她是已经使用了乳霜，还是转送给一个女友了，我看到那些乳霜根本就没有动过。她只是在产品说明的一些信息底下画了红线：“使用后如出现刺激反应，请向医生咨询。”她在边缘写了一些字：“注意！注意！面部去皱！”在另一份附赠的宣传资料上，她用笔圈住了这样一些文字：“本复合品只含植物性成分，有利于面部线条的平衡”，以及“皮肤的光亮和结实，焕发你的第二春”。那天，她抹的不

是一种牧场牌乳霜，肯定不是，在我房间的门口。那是一种散发出医院气味的破药膏，即便隔着老远的距离，都令我恶心。

妈妈，她只剩下一个乳房，巨大，鼓胀，但是她很高兴地待在那里，把我们叫醒。在左胸，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只有巨大的伤疤，她把我从福尔门特拉<sup>①</sup>给她带来的那条围巾的下摆往下拉一拉，遮挡一下。她的紫色草帽实在太难看，几乎盖住了她的两个耳朵，但那是我送的礼物，于是她什么时候都戴着，从一早起就戴，今天早上也一样。它不像假头套那样戴着闷热，她说，另外，当你脑门出汗的时候，它甚至还能用来吸收一下。你瞧，宝贝，说到底，癌症就是一个生活安排的问题。说得对，妈妈，说得对。可是还有问题：当你觉得那么难受时，你怎么还能保持那么高兴的神态？

夜里，她每隔两个钟头就要起来一回，去撒尿。她执意的举动，不应该说执意，应该说匆忙，她试图不弄出动静来，但那样反而更糟，或者正相反，她故意弄出动静来，来告诉我们，小心，我在这里，是我，不要一丝不挂地太过分了。我在这里呢，是我，阿丽丝。她试图走得快一些，她迈开大步走，把我的猫儿给吓着了，倒没有吓着她的那只猫，它跟在她身后喵喵叫着，吵醒了巴勃罗，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，没什么，是妈妈，睡吧。她成升成升地喝云南沱茶，她把她说成是猫管道<sup>②</sup>，一早起来空肚喝柠檬汁，因为这对她的肝有好处。她的肝隐隐作疼，因癌细胞转移而肿大。我时时刻刻都想请求她原谅。但是原谅什么？原谅我没有更多地帮助她。还断断续续地

---

① 福尔门特拉是地中海巴利阿里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，属西班牙。

② “猫管道”的读音“tuyau de chat”跟“沱茶”（Tuocha）的法语式读音很相像。



给她带来麻烦。十分亲切、十分奉献的一天，逛马路看橱窗，长久地聊天，令我愉快，也令她愉快。然后，第二天我的自私又占了上风，还有我的懦弱，还有我的焦虑，自从阿德里安离开我之后，我就有了那焦虑，想逃避不幸，所有的不幸，甚至包括病重的妈妈的不幸：必须幸福得无与伦比，才能忍受忧愁，幸福得无与伦比或者勇敢得无与伦比，而我，我并不算太勇敢，因此我非常非常不幸。

因此，我点卯似的匆匆应付。我给她发送短信。我陪同她，整整五个星期里，去做化疗。我给她买三文鱼鱼子酱，她拿勺子舀着吃，还给她买肉馅排，顺势疗法医生让她每天吃500克生肉，500克，为的是增加血小板数量。我跟她一起去按摩师那里，给她的胳膊消肿。然后我回到我的办公室，我再步行去看她，路太近用不着打出租车，但对她来说又太远，她是那么的疲惫，尤其不应该让她有什么不适。于是，我们两个人，我搀着她，她一瘸一拐地，蹒跚而行，街区里所有那些坏心眼的家伙，见了我们都转过脸去，不肯跟我们打招呼——我，她的女儿，我害怕这样的不幸场景，瞧那些人的鬼样子！

我毕竟相信我是在制造幻象。我相信她相信我在好好照顾她。大致来说，我照顾她就像她，以前，她照顾我那样，每两个周末一次外加假期中一半时间。当阿德里安走后，她情况特别棒的时候除外。那时候，每时每刻，她都在逗我笑，为我做饭，早晨叫我起床，她从来没有做得那么棒，真是人间奇迹，真是前所未有的，有时候我甚至有了这样的感觉，觉得自己几乎没有了痛苦。而我，却不是这样。即便现在，我也做得远远不如妈妈。例如，晚上，我会假装有很多工作，而她也假装相信了我的话。实际上，在回家之前，我已经去了游泳池，为我的小小健康，为我的小小肌肉，她应该能感觉到，她了解我，再